

梅泽本河上公注《老子》的文献学研究

王玉环

我国现存的《老子》流行注本有两大宗,一为王弼注本,一为河上公注本。日本著名老子研究家武内义雄在《老子传本考》一文中,经过缜密的文献考证认为:王弼注和河上公注成书于魏晋年间,后世的注本皆依这两个注本为范本;王弼注早于河上公注,魏晋以后老子注本虽多少有些不同,但基本上可追溯至同一经本;而西汉以前的老子经本就不同了,从《淮南子·道应训》、《韩诗外传》卷九、《史记·货殖传》等引用的老子章句看,今本王弼注也好,河上公注也好,都完全不同于西汉以前的老子经本;由此可以推想,今本王弼注和河上公注都可能是依据西汉末刘向校书后的老子经校定范本^①。

武内先生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刘向校书的风尚也体现在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中。傅奕(555-639)以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五年(574)出土的“项羽妾本”古本《老子》为底本,参照诸家注本加以校定,被公认为是善本《老子》,但与刘向校《老子》遂使该书和《史记》、《淮南子》中的《老子》引文相去甚远一样,傅奕校定的《道德经古本篇》也成了一个综合体,即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两大宗的特点兼而有之,抹煞了各个古本《老子》所具有的个性特点。加上后人及《正统道藏》编纂时的改动,更与古本《老子》有了一定的距离。

就河上公注《老子》而言,我国现存的有唐钞本、宋刻本、元纂图互注本、道藏本等,其中唐代钞本皆残缺不全,最早且完整的为宋刻本。关于河上公注《老子》的版本,武内义雄指出:

据宋代谢守灏著《老君实录》(又名《太上实录》,乃今道藏中《太上老君年谱要略》、《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及《混元圣记》的原形),唐代傅奕校勘《老子》时,河上公本有5,355字和5,590字两种文本(引自焦弱候《老子翼》卷五)。据我所见,现存河上公注《老子》还没有同上述字数相同的文本。我所藏的室町时代的古写本为5,302字,而敦煌出土的古写本为4,999字。二者相比,前者助词多,同时有后者没有的文句。由此可见,唐代以来的河上公注《老子》有详略两种版本……与敦煌出土本《老子》相

①《武内义雄全集》第五卷,角川书店,1978年,第23-57页。

类似的景龙二年(775)刻立的道德经碑现存河北易县,与此碑基本上同属一种的四川省遂州的道德经碑,还有与日本旧钞本相类似的河上公注《老子》经幢——在江苏泰县出土、现保存在镇江北焦山的一所寺院中,这些出土资料也可佐证唐代的确存在字数不同的两种河上公注《老子》文本。总而言之,日本的旧钞本是由中国六朝时代传下来的南方文本,即字数多的文本;而敦煌出土的字数少的为北方文本。^①

关于日本旧钞本和刻本,王卡先生称:“日本现存河上注钞本、刻本不少,其中有些较早的版本。如大阪图书馆藏天文旧钞本、庆长活字本,京都大学藏近卫家本,仙台泷川君山藏旧钞本,奈良圣语藏尊收藏镰仓旧钞本等等。据武内义雄《老子研究》第五章考校,日本钞本比较接近唐钞本原貌,在版本上胜过中国刻本。”^②这里提到的最早旧钞本为天文(1532-1555)旧钞本,而严绍璎先生提到的最古写本为“南北朝时代北朝后光严天皇应安六年(1373)写本一种。此本今存梅泽纪念馆”^③。这一藏本分为上下二册,长25.5公分、宽18.8公分,封皮采用的是楮纸,书名为墨笔所书,正文共63页,在每册开头有“今出川藏书”的朱文方印。唯一可惜的是下卷缺失了第38章末尾到第39章开头的一页内容。本书于昭和三十九年(1964)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遗产。根据卷末的批注可知,梅泽本是南北朝时代应安六年(1373)九月二十六日,播州(现兵库县的西南部)一位僧人(弘山以一)抄写。卷中加有返点、送假名等训读(在汉文原形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日语的阅读方式)符号,把古来河上公注本的读法流传了下来,因此十分珍贵。与奈良圣语藏的钞本等相比,这一藏本中未省略注释文的助词而将其全部保留了下来。另外,卷中还引用了今已失传的唐代贾大隐的《老子述义》等书的内容,并加注了反切、直音等,实为河上公注本研究乃至老子研究不可或缺的好资料^④。

把梅泽纪念馆藏本河上公注《老子》(以下简称“梅泽本”)同宋本河上公注《老子》^⑤、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老子》^⑦(以下简称“帛书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⑧(以下简称“北大汉简本”)等相校,我们发现梅泽本《老子》接近于帛书本和北大汉简本,且具有显著的武内义雄所谓“南方文本”河上公注《老子》的特色。

①武内义雄译注:《老子》序言,岩波文库,1938年,第5-6页。

②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第15页。

③严绍璎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756页。

④米山寅太郎编:梅泽纪念馆所藏《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雄松堂书店,昭和53年(1978),第4页。

⑤河上公注:《老子》,《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影印宋建安虞氏本,中华书局,1998年。

⑥佚名辑:《正统道藏》第11卷《道德经古本篇》,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3-1926年。

⑦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

⑧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首先,与我国现通用的影宋本河上公注《老子》相比,梅泽本《老子》的原文字数为 5230 字,缺失了第 38 章“夫礼者忠信之薄……”到第 39 章“……万物无以生将恐灭”的内容(宋本此部分内容共计 109 字)。而宋本为 5268 字。具体表现在梅泽本至少有近 20 处在“之”、“其”、“矣”、“乎”、“于”、“者”、“焉”、“是以”等虚词上同帛书本相同,而北大汉简本除第 15 章(有“孰能”二字)、第 30 章(无“矣”、“焉”)、第 31 章(无“也”、“是以”)与梅泽本、帛书本不同外,其余都相同。宋本河上公注和王弼注本^①(以下简称“王弼注本”)则没有这些虚词。曾有研究者指出,“帛书《老子》用韵的第二个特色,是使大量的虚词和语气词入韵。这两类词入韵,便于拖腔和过渡,咏唱自然而流畅”^②。这说明西汉以前的老子版本具有鲜明的吟诵文体特征,而宋本河上公注及王弼注则淡化了这一文体特征。

如宋本《老子》河上公注、道藏本王弼注《老子》的第二章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梅泽本、傅奕古本、北大汉简本如下:

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

帛书甲本为: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

“……之……也”是典型的由助词“之”和语气词“也”构成的咏唱句式。从上下文的结构上看,上文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以及下文的“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辞,为而弗恃,成功而弗居”,参照北大汉简本可知从“有无之相生也”到“先后之相随也”6句是一段独立的文字,是作为上文论点及下文结论“是以”的论据而存在的。去掉北大汉简本、梅泽本和傅奕古本中的“故”字,这6句可以称作“之也歌”:对偶整齐,抑扬顿挫,意象鲜明,生动活泼,是一首上乘的创作歌谣。

又如,梅泽本《老子·道经》第4章写道: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其中“吾不知其谁之子”一句接近于帛书本的“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而不同于北大汉简本的“吾不智其谁子”、傅奕古本的“吾不知谁之子”、王弼注本和宋本的“吾不知谁之子”。这里的“其”同《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的

^①佚名辑:《正统道藏》第12卷《道德真经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3-1926年。

^②陈广忠:《帛书〈老子〉的用韵问题》,《复旦学报》1985年第6期,第80页。

“其”一样,是语助词,用于构成歌谣韵节句式“……其……也”,傅奕古本等去掉“其”后,就没有了咏唱句式的特点而散文化了。

再如,梅泽本《道经》第26章写道: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傅奕古本为:

如之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宋本和王弼注本为: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本),躁则失君。

梅泽本中“轻于天下”的“于”,相当于“黄鸟于飞”的“于”,是音调韵律助词,“而……于……”与上句的“若何”一唱一叹,再与下文的对仗一起构成了歌谣体。傅奕古本、影宋本和王弼注本删去了助词“于”,就变成了散文体而无法咏唱了。

据笔者统计,梅泽本与傅奕古本中的句中助词和句末助词,多同于帛书本和北大汉简本(详见下表),具有鲜明的咏唱性;而宋本和王弼注本则无这些句中或句末助词,从而失去了《老子》原始的咏唱性。也就是说,以唐本为底本的梅泽写本和唐傅奕古本相近,保留了《老子》原始的咏唱性,而宋本和王弼注本则把咏唱句式改为散文句式,从而失去了《老子》原始的咏唱性。

助词表								
章序	原文	梅泽本	傅奕本	宋本	王弼注本	帛书甲本	帛书乙本	北大简本
2	有无之相生	有	有	无	无	有	□	有
4	吾不知其谁之子	有	无	无	无	□	有	有
6	是谓天地之根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8	故几于道矣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10	天门开阖能无雌乎	有	有	无	无	□	有	有
26	而以身轻于天下	有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27	善行者无辙迹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30	故善者果而已矣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31	胜而不美也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是乐杀人也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是以偏将军居左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40	天下之万物生于有	有	有	无	无	□	有	有
49	德善矣	有	有	无	无	□	也	也
	德信矣	有	有	无	无	也	也	也
	怵怵焉为天下浑其心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第74章	孰敢矣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注:上表中,“□”表示帛书本中缺失部分,不明有无。“也”表示此处助词为“也”。

第二,序言不同。宋人刊刻《老子河上公章句》,节录葛玄序诀冠于卷首。据王明先生考证,中国各版本河上公注《老子》卷首所冠序诀,或谓“老经序”,或谓“五千文序”、“序诀”等,都是葛玄所著《道德真经序诀》之别名。此序诀第一段文叙老子事略,第二段叙河上公事迹,葛玄心目中以为汉有“河上公”注老子,故依年代前后,先叙老子,次河上公^①。而梅泽本卷首所冠为葛洪所撰序文,先叙述老子其人,再加入孔子及其弟子问礼于老子之事,最后提及河上公。其内容与中国刻本卷首之葛玄《老子道德经序诀》不同,却与梁元帝《金楼子》、北周甄鸾《笑道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唐颜师古注《玄言新记明老部》等书所引河上公序文内容相近。现引录梅泽本《老子经序》原文如下:

老子者,盖上古之真人也。其欲见于世,则解形还神,入妇人胞中而更生,示有所始。当周之时,因母氏楚苦县厉乡曲仁里李氏女任之八十一岁,应天太阳历数而生,生有老征,人皆见其老,不见其少,欲谓之婴儿,年已八十矣,欲谓之老父,又且新生,故谓之老子,名重耳,字伯阳,仕周为守藏室史。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人则嘉祥,不得其人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也。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诸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为罗,游者可为缁,飞者可为罾。至于龙,吾不能知,乘云风而上。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平王时见周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望见东方有来人,变化无常,乃谒请之。老子知喜入道,于是留与之言。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著上下二篇八十一章五千余言,故号曰老子经。已而去,无知其所终。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瑶,瑶子官,官子瑕,仕于汉孝文帝。而瑕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文帝兴用经道,窦太后好老子术,令景帝以教群臣,不通者不得仕朝。见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世莫能名,太史公谓之为隐君子,世莫能及,则黜之。唯孔子上圣,谓之为龙。古列传著孔子师事老子者,以《礼记》曾子问礼于孔子,“孔子曰:吾闻之老聃”,其斯之谓。所以分为二篇者,取象天地,先道而后德。以经云道之尊,德之贵。尊故为上,天以四时生,地以五行成。以四乘九,故卅六以应禽兽万物刚柔;以五乘九,故卅五以应九宫五方四维。九州法备,因而九之,故九九八十一,杀之极也。楚县,今陈国苦县是也。

河上公者,居河上,跣履为业。孝文皇帝好老子,其州牧二千石,有不诵老子经者,皆不得居官。河上公作两难,与侍郎,问文帝老子经意,文帝

^①王明著:《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93-323页。

不解,出就河上公。公在草庵中,不时出。文帝就谓之曰:“朕能使人富贵贫贱。”河上公乃出曰:“余上不累天,下不累地,中不累人,陛下何能使余富贵贫贱乎?”忽然而举上,高七百餘丈而止,上无所攀,下无所据。文帝卑辞礼谢之,于是乃下,为文帝作《老子经章句》。隐其姓字,时人无知者,故号曰河上公焉。^①

第三,梅泽本的训读价值。《老子》流传至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译注本。究其原因之一,便是古汉语文本在句读和句式结构上无标示、不稳定,这造成后人在理解原文上的差异甚至失误。如《老子》第一章中,“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一句,有人断句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将“无”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也有人断句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将“无欲”断为一词。那么,哪一种理解更为准确呢?后人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然而,梅泽本中保留下来的返点、送假名等训读符号却准确地将句读和句式结构明朗化,词性、断句等一目了然,为今人研究《老子》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文献。

下面以梅泽本《老子》第一章的日语训读文为例,来看其在句读和句式结构上的标示和明朗化作用。下面首行所引为梅泽本训读原写法,次行则系西崎亨所转写的现代日语^②。

1.道ノ可道 非ズ常ノ道(道可道,非常道。)

“道の道たる可きは、常の道に非ず。”

由训读文可知,这是一个主谓句,“は”是助词,标示这一句为主题句。前面的第一个“道”是名词,用格助词“の”标示。“道たる”为“名+助动词”结构,表示“道”的状态,再后续可能助动词“べき”,为“可以做为道”的意思。“常の道に非ず”承接上句主题“は”为谓语部分,意思是“不是常道”。这一句意思是,“道一旦可以做为(道德规范之)道,就不是恒久不变的‘道’了”。

2.名ノ可名 非ズ常ノ名(名可名,非常名。)

“名の名たる可きは、常の名に非ず。”

这一句式结构同前一句。“名可名”为主题句,与下面的“非常名”构成否定句式。第一个“名”为名词,“可”和“名”右侧用连读符号“一”标示,“非”为否定词,“常名”连读。意思是“名一旦可以做为(堂而皇之的)名,就不是恒久不变的‘名’了”。

3.无一名天地之始^{ナリ} 有一名万物之母^{ナリ}(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無名は天地の始なり、有名は万物の母なり。”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句,历来有两种句读法,第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二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①米山寅太郎编:梅泽纪念馆所藏《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第9-10页。

②《老子道德经古点的国语学研究·译文篇》,大和出版印刷株式会社,1988年,第8-12页。

严遵、王弼、河上公等皆用“无名”、“有名”作解，前人多循王弼之见。而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近代的梁启超、高亨等人则以“无”、“有”为读。陈鼓应先生的《老子译注及评价》中，也以“无”、“有”来读。他认为，“‘无’和‘有’是中国哲学本体论或宇宙论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始创于《老子》。属于哲学观点，兹取‘无’、‘有’之说”^①。

从梅泽本的训读文可知，“無名は”是主语，“天地の始なり”是谓语，即主谓判断句。采用的是第二种断句法，即以“无名”、“有名”来读解。

4. 故常无_レ欲以观_二其_一妙_一 常有一欲以观_二其_一微_一（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

“故に常に欲無し、以て其の妙なることを観、常に有欲にして以て其の微（微）を観る。”

这两句历来也有两种读法，有以“无”、“有”为读，有以“无欲”、“有欲”为读。现在的注解者大都以“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来解读，马叙伦、朱谦之、高亨等都是。陈鼓应也是这种读法，他认为，“这一章讲形而上之‘道’体，而在人生哲学中老子认为‘有欲’妨碍认识，则‘常有欲’自然不能观照‘道’的边际。所以这里应承上文以‘无’、‘有’为读。再则，庄子天下篇说：‘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庄子所说的‘常无有’就是本章的‘常无’、‘常有’”^②。

从梅泽本训读可知，“故に”为接续词，“に”为有标。“常に”为副词，“に”为有标。“欲無し”为“名词+形容词”词组。“以て”为接续词，“在此基础上”的意思。“其の妙なることを観”为动宾词组，“妙なる”为形容词（汉语为形容词）+助动词，意思为“呈现出妙之状态”。“常に有欲にして”为副词+惯用型（にして）句式，意思是“经常达到有欲的程度”。梅泽本把“无欲”和“有欲”作为两个概念来看，与陈鼓应等解读不同。

5. 此两_二者_一同_二出_レ而異_二名_一（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此の両つの者は同じく出て名異なり。”

这是一个主谓句，“は”为主语标示，“名異”为“名词+动词”词组，做谓语。

6. 同谓_二之玄_一（同谓之玄。）

“同じく、之を玄と謂う。”

“同じく”为接续词。“…を…と謂う”为惯用型，“称…为…”的意思。

7. 玄之又玄_{ナレバ} 众妙之门_{ナ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の又玄なれば、衆妙の門なり。”

这是一个条件结果句，“…なれば”表示条件，“なり”是判断助动词。

①陈鼓应著：《老子译注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第55页。

②陈鼓应著：《老子译注及评价》，第56页。

从上述梅泽本的训读文可以看出,近代以前的东亚,尤其是日本是在汉文的基础上,用训读(即直译)的方式解读汉文,这就使汉文具有二重表记,即汉字表记和训读(日语)表记。梅泽本中加入的训读符号,将汉语原文的词性、句读准确地标记出来,是中国各版本河上公注《老子》所不具备的特点,有其独特的价值。把这些训读(日语)解读同汉语本土解读加以对照,可丰富我们对《老子》解读的视点,进而总结《老子》解读的东亚共识及训读的个性特点,构建东亚共通语学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一《老子》的东亚学研究体系。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